

## 老家归来

编者的话:童年生活里都有一条老街,商铺鳞次栉比,往来商贾,熙熙攘攘。细细的青石板路串起的是小贩的叫卖声,是匠人的敲打声,是孩童的琅琅书声。那斑驳的印记,至今在脑海中恍惚地游曳。但老街总会渐渐远去,夹带着一个时代的繁华一去不复返,就如宁海长街村老街。如今,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匠人,凭借孩童时的启蒙和对老街的念念不忘,打开了历史尘封的记忆。

## 陈龙:复活宁海老街技艺



陈龙在做泥金彩漆。

本报记者 陈醉 县委报道组 陈云松

宁波宁海长街村老街,如今只是老人记忆中的一个名字。

在长街现今纵横的几条十米宽水泥街面深处,可以找到刻有方石街、环河街、敬老街几个字样的石板,曾经的老街就在交汇处不远,几步之遥。“长街村始建于北宋年间,村内街长二里许”,讲的就是这条老街。

老街曾经石板铺面,长1000米,宽8米,南来北往的各式手工匠聚集在此,仅匠铺就有四五十家,繁极一时。至上世纪90年代,老街渐消沉,如同中国乡村那些多如牛毛的消逝一样悄无声息。

幸好,陈龙钻研起百种手艺,如今,他一人精通十几项非遗绝技,在他身上,我们仿佛看到了一条老街当年澎湃的血脉!

## 百匠堆里的童年

一条老街带给普通人的是一种生活。

1966年出生在老街上的陈龙,赶上了老街的“青春盛年”,打铁铺、木雕作坊、印花染布等百种手工艺布满了老街,在那个年代,手工匠人掌管着老百姓的生活所需,谁家匠人,那是一份无上的荣耀。

匠铺的柜台直接摆在门口,一眼望进去,是手工匠们忙活的作坊。儿时的陈龙眼里,老街有很多新奇事儿。

八九岁光景,陈龙迷恋根雕铺,铺面不大,十平方米不到,铺里堆着各种奇形怪状的老树根,根雕匠每天坐在一个半米宽的四方桌前一笔一划地刻,不一会儿,就刻出了一个孙悟空。可是,他觉得老匠人很“小气”,这些玩艺总宝贝得很,不让他碰,他越发心痒痒了。

一次,陈龙自己爬到山上去挖树根,拿回来也学着根雕匠的样子雕刻,竟也雕出了个抽象派的美猴王。

不久,好动的陈龙又被打铁铺吸引过去。打铁铺在老街尽头,他每天从街的那头跑到这头,蹲在铺子前就是半天,看着40多岁的打铁匠把铁块烧得通红,“乒乒乓乓”一阵子,就出来个铁锅,他觉得很神奇。

去的次数多了,打铁匠也注意



陈龙绘出记忆中的老街。

到了这个小家伙,有时候分点边角料给他敲敲打打,他自制的小勺子、小碗诞生了……

陈龙的童年趣事,也与这条街的手艺相连接。“有时候玩到饭都不想,或者干脆回家捧着饭碗到匠铺那里吃。”陈龙回忆道,最搞笑的是,在外地打工的父亲汇钱过来,需要印章才能领钱,他跑回家拿麻将牌自己刻了一个,大摇大摆地拿去邮局领钱了。

老街都是木房子,如果保存到今天,件件是精美的古董,雕梁画栋成了陈龙最好的艺术启蒙。有一次,闲来无事,他用烟壳临摹了几张橱窗里的漫画并带回至学校,老师见到后异常惊讶,命他把漫画画进学校板报的插图里。

一条街的手艺扎根在陈龙儿时的生活里,那时他或许并不知道,这条街会影响他未来的人生。

## 与老街同消失的风光

记忆里老街的繁盛,左右了陈龙报读学校的决定,他毅然去外地读了几年美术专业,专攻木工活。

归来时,老街附近已经建起了“新街”,粗制的塑料产品琳琅满目,一个工厂机器生产塑料水桶的价格,只卖到手工木桶的五分之一。廉价有着极端的魔力,塑料制品很快占领了老百姓的日常起居,也挤兑了老街的生存空间。

竹编铺不知何人去楼空,木匠铺也缩小了门面,铁铺的生意大不如前,印染布料没那么畅销了……

几年后,老街附近又陆续建起了几条水泥马路,新的贸易市场不断“攻城掠地”,最后,老街只剩下几间破旧的木房子,繁华转移到了一条商业街街上,工业的盛景取代了手工时代,老街显得孤独而寂寞。

同样被挤出历史舞台的,还有那些匠人。

宁海木匠登峰造极的技艺是泥金彩漆,用来打造浙东有名的“十里红妆”,据说一套红妆排起来,绵延数十里。可是,刚毕业的陈龙却发现,满宁海找不到一位泥金匠人了。

“现在都机器快速生产了,谁还做红妆?”一位曾经的老艺人说道,手艺没落时根本不值钱,泥金彩漆做一只柜子需要几个月时间,算算成本都要五六千元一个,机器

做出来的雕花柜子几百块一只,谁还来定制红妆?而更多的匠人一个月赚着干把块钱的手工费,养活不了一家子,纷纷转了行,包括老街上曾经逍遥自在的百工匠们。

这个年代的匠人不再有陈龙儿时记忆的那种风光与体面了。匠人的放弃,带走的是那些精美的手艺。

老街房梁上的灰堆让陈龙念念不忘,他记得儿时看到一块雕刻的石碑很美,就用宣纸拓下来,今天翻出来看还是惊叹不已。“10年前,宁海各个老村落里都可以看到灰堆,比如力洋、长街的一些老道地,还有白龙潭的华家道地,宁海东门的王家道地,都有非常好的灰堆作品。可现在,很多灰堆都不见了。”

## 背起一条街的匠艺

与老街共同鲜活的是一代匠人的手艺。在陈龙看来,要记住老街,得恢复老街百匠的各种手艺,所以他开始钻研起百家技法,一个人背起一条街。

老街本身是一个很好的导师。小时候陈龙常常光顾匠铺,学到的皮毛,就是他研习的突破口。

那时,在老街的中段有一家很大的木匠铺,老工匠制作的泥金彩漆很精美,他也时常坐在旁边拿着泥巴模仿。如今,老匠人已经不在,他只能收集了物件来“解剖麻雀”。

为了尽可能接近老街的手艺,他四处收集相关资料,特别是红妆物件,见到心仪的艺术品,能买动的尽量带回县里,买不动的,就收集图片资料供研究,家里的书房成了他的小博物馆。甚至,宁波朱金木雕博物馆中的许多物件,也是由他搜罗来的。

2006年,国家大力鼓励非遗保护,陈龙成功恢复了这项失传的绝技,成为泥金彩漆国家级的传承人。

这只是他恢复的第一项匠艺。最近,陈龙着手灰堆技艺的抢救性恢复。他记得,老街上也有一家做灰堆的匠铺,据他观摩,做灰堆要将蛎灰和瓦灰通过落灰进行细选,随后,将细灰取出,掺入煮熟的糯米或芋头以及麻筋,麻筋就是将麻布和麻绳剁碎,然后将它与细灰和糯米糅合在一起,就如同现在水泥中的钢筋一样,起到一个牵扯加固的作用。

可是,至于灰堆材料中,灰和糯米的成分比例是多少,这就是工匠的秘密了。要破解这个秘密,并不容易,或许还要很长一段时间的试验,不过,他不会放弃。

如今在陈龙身上,已经背着许多个国家级、省级传承人的名号,他精通根雕、木雕、石刻、竹刻等等十多项技艺,被称为全能艺人。不过,他总说,他还没有学足百匠,像当年,走过老街的纳千层底铺、手工制表铺,他都没来得及“光顾”,这些也成为他一时无法涉猎的盲区。

或许依然可以庆幸,当年宁海老街的百手工艺可以复活些许,哪怕不是全部,也足以成为老街最为鲜活的“记忆体”了吧!

## 老家秘境

## 浦江马岭脚村:小轩窗,正梳妆



张博文 摄

本报记者 张丹丹 县委报道组 杨远航

你最平凡的生活,转身变成他人的风景。

浦江县虞宅乡马岭脚村的170多间破旧黄泥房,被杭州时髦大叔吴国平看上了。这位外婆

家餐饮集团的创始人,要带着国内顶尖设计师,将这里打造成中国民宿的风向标。

是什么吸引时尚界人士的目光?是因为省内为数不多保存完

整、层次丰富的老房子群?还是数百年来马岭脚人闲时练武、忙时种田的归隐生活?又或者是村后延绵的马岭古道、叠嶂峰峦与峭峻怪石?不如,我们自己去看看。

## 四合院的主人

这里的黄泥房数百年没有改变,170多间,鳞次栉比,层层叠叠,依山而建。它曾是马岭脚人酸甜苦辣人生的全部。

这里充满乡野气息:门前的菜地里种着时令蔬菜;土狗、土鸡不时踱着脚从我们身旁走过;屋里的灶台上,锅碗瓢盆还凌乱地摆放着。这里似乎无人问津:村里除了记者和几个游客,不见一个村民,他们都已经搬到了山下的新房子去了;门窗上的窗纸残破,看得见里面随意摆放的家具;一间泥房的东墙倒了,挂腊肉的钩子还在随风轻摆。

黄泥房簇拥着一座四合院,是村里唯一一座青砖四合院,引人注目。这座四合院如今被改成了民宿,试营业了一段时间,一时车水马龙。

四合院造得并不奢华,景致

却很特别:从窗户可以俯瞰整个村子,阡陌交通,尽头是村口,一株榉树站立了1200多年。远处眺望,马岭古道,一米多宽的石砖蜿蜒铺排,整整齐齐,几十米便没入深山看不见了。天井看出去自然不必说,红岩顶的山顶最高处的那棵老黄山松,即使云雾缭绕,也可以依稀看见。

古时的村子里,地段最好,风景最佳的房子,一般住着德高望重的人。经打听,果不其然,造起这座四合院的就是最先扎根马岭脚、胡姓族人的祖先胡永武。

这位胡公富裕到什么程度呢?他的后人,80多岁高龄的胡志培说,从马岭古道一直到建德的延绵青山,都归胡家所有。靠着收租、打猎,胡家过着富裕的日子。

但也是在这位胡公手上,丰

厚的祖业最后只剩了这座四合院。并非是他败家挥霍,恰恰相反,他是拿这万贯家财换取了数百人的性命。马岭脚村至今流传着他的义气故事:太平天国兵败撤退前,抓走了方圆几个村子的男丁,留下一句话“一条命一块银元”。胡永武将山地全部贱卖,凑起了银元,奔走疏通,赎回了村里和邻村数百位年轻人的性命。

也许是报恩,当胡公要造房子的时候,这些年轻人自愿为他运回当地没有的制砖泥、烧砖、造房。这一座四合院与其说是胡姓族人的,更是马岭脚村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情见证。

这位胡公也不再是挂在宗祠里的一张模糊画像。他的责任与担当,成为马岭脚村人世代相传的故事、传奇,甚至是胡姓族人引以为傲的家族精神。

## 马岭脚村的性情

马岭脚村后的红岩顶,几乎没有植被覆盖。陡峭的山崖之间,只有冷峻的黄山松傲然挺立。

马岭脚人也是这样的脾性,硬气、耐苦。因此,村民尚武,有江湖儿女习气,民国时期,出过不少将才。但横看成岭侧成峰,豪气干云不是马岭脚村的全部,她也有男耕女织的温婉一面。而这一点,也许就是张姓族人带来的。

马岭脚村有四姓,胡、张、方、朱。胡姓是最早落户马岭脚的人,开疆辟土,十分艰辛。而张姓扎根于此,则是一幅小轩窗、正梳妆的画卷。

张姓祖先张可逢没有胡公

那么轰轰烈烈的传奇,但他是清末的府庠生,有着一肚子的文章。也许是因为避难,也许是因为怀才不遇,他受邀来到了马岭脚村,成为了胡家的私塾先生。他告诉我们,他的祖上,大多都是教书先生,因此在村里,张家人很是很受尊敬。这从他们住在比黄泥房更好的木砖房可以看出一二。所以,胡家出武官、张家出文才。

胡姓族人的侠义、张姓族人的儒气,都是马岭脚村的性情,还有方姓族人的勤劳、朱姓族人的本分……在170多间黄泥房里,他们每天都用各自的方式生活着,百年后成为了我们这些游客眼中的风景。

他的子孙后代,似乎都沿袭着他的气质。他的后人,马岭脚

## 许一个美好未来

马岭脚7号看上去很普通,和村子里每幢黄泥房差不多,但踏入这里的看客们最大的期望,就是可以在这幢黄泥房里住上一晚。

原先的主人是胡小长一家,他们兄弟三人做梦也没有想到,曾经挤着自己一家三代人的破旧土房,现在成为往来游人争相栖息的民宿。窗户还是原来的木格窗,换上了更透亮的玻璃;楼上楼下改成了套间;原本挂农具的墙上挂上了山水画;原本昏暗的卧室变成了充满墨香的书房。

人不同,心境也不同。这里原本是简陋但温暖的家,现在是看客们“妆罢低声问夫婿,画眉深

浅入时无”的小楼。

马岭脚7号的改变,只是这个村子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起点。百年来的沉寂,将要被吴国平打破。

这位太时髦、太超前的大叔第一次到访,简直吓坏了马岭脚村的村民。穿着一双拖鞋,头上的发蜡大概就有半斤!吓坏他们的不只是吴国平的装扮,更是对马岭脚村的颠覆。他邀请国内顶尖设计师,挖掘这里古朴和厚重的美,或许会让这些乡村元素成为中国民俗的风向标。他许了马岭脚人一个美好的未来。

临走时,村口炉根农家乐的年轻掌舵方漩漓正靠着大门玩手

机。为了生活,他16岁离家在外生活20多年,现在又重新回到了马岭脚,开起了农家乐。他期待“吴国平”们的到来,给马岭脚村带来更多的人气,成就他新事业的春天。

我们不知道,那些设计师们会给这里带来什么,但黄泥房总应该还是原来的黄泥房,石子路也还是原来的石子路,村口巷尾的老树们总会继续见证着这个村子的沧桑岁月吧。

又或者几年或者十几年后,这一阵热闹的艺术风潮也就这么过去了。这座黄泥房村又会恢复往昔的平静,继续笑着凡人生活。